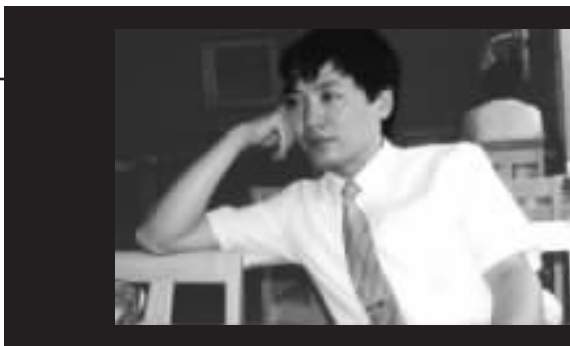


封面人物访谈

本期封面人物：

曹文轩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本刊记者：曹老师，您作为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教学和研究之余，为什么选择了少年儿童文学作为您奋斗的事业

曹文轩：选择儿童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儿童文学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没有的纯粹性。因为是面对孩子的世界，因此你会少看到许多丑陋、荒诞的画面。而当你准备动笔为他们写作时，你总会考虑到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们展示生活的实相。不是隐瞒，而是你必须考虑到他们因为心灵的稚嫩和见识的稀少，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你出于最起码的责任感，会想到什么样的展示是有益于他们的成长的。也许“儿童文学是块净土”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说法，但相对来说，它确实比较干净一些。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沉浸得太久，人心就会受到污染。此时，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在污染中沉沦下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则企图挣扎出去，希望能看到另样的天地。儿童文学就是那另样的天地。伺候儿童文学有神清目爽的感觉，犹如在沉闷枯索、恶浊暗淡时忽然地看到了一撮撮鲜嫩的绿叶在清风中摇摆。儿童文学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净化作用。但我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在我的骨子里，还有一种渴望丑陋和挑战丑陋的欲念与力量——这种欲念与力量在黑暗中积蓄着，随时都可能爆发。我时常觉得，在太干净了的世界中呆得太久，人会丧失人生的张力与厚度，也会少了许多人生味道。儿童文学在表现作家的深度内心和将人生经验全面转化为文字方面有它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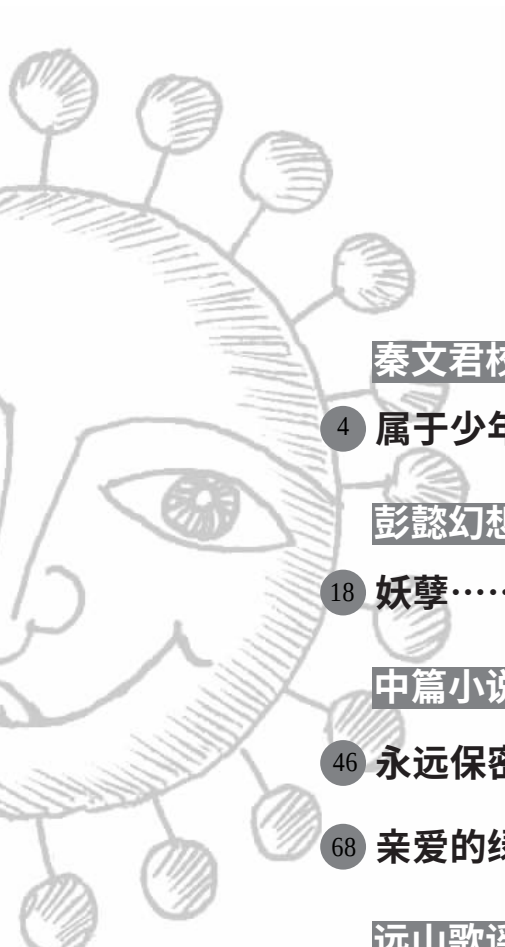
本刊记者：很多读者想知道，您近年来有哪些文学作品问世 也希望您介绍一下您近期的获奖作品。

曹文轩：我近年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等。2000年，为《十月》杂志做了一个叫“重逢大师”的专栏。除此之外，完成了两部学术专著。《草

房子》、《红瓦》分别获得国家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十余种文学奖。由《草房子》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

本刊记者：作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大学教授，您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曹文轩：少年时代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字：贫穷。关于贫穷的情状与贫穷对人的情绪、感觉、品质以及世界观等的影响，我在《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中都已涉及到。造物主也许是公平的，他会在暗中给予补偿——多少年后，他让贫穷变成了这个人的财富，并且是巨大的财富。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是成功了。若这已经算是成功了，其成功也是没有什么秘诀的。无非是不好吃懒做舍得花气力与费脑筋罢了。性格比才能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点事情来的人，都不是很有才能的人，而是那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这种人从来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只管低头走自己的路，百折不回。“性格比才能值钱”——这算是秘诀吗



秦文君校园小说

- 4 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秦文君

彭懿幻想小说

- 18 妖孽……………彭 懿

中篇小说

- 46 永远保密……………吕清温

- 68 亲爱的绿……………台湾 王淑芬

远山歌谣

- 110 大山深处……………晓 晖

天涯游踪

- 116 闯入泸沽湖……………谭小乔

主 编 沈振明
执行主编 朱效文

责任编辑 乐渭琦
美术编辑 侯强华



总第 66 期

佳作赏析

在幻想中再现的历史与现实……………羽 戈 44

读者沙龙……………45

第三届 ‘新思维’作文大赛评奖揭晓 ……109

‘新思维’作文大赛

属于爸爸的电话……………李 莹 124

玻璃心……………黄雅琼 125

误会……………杜 婷 126

男孩……………施 瑾 127

封面设计……………袁银昌

封面人物……………曹文轩

封底摄影……………朱效文

巨人2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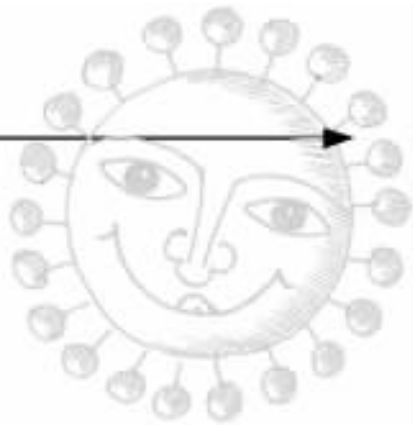
巨 人 2001 年第 1 期
出 版 日 期 2001 年 1 月
编 辑 巨人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主 办 出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所

排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电脑排版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
封 面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
刊 号 ISSN1006 - 4818
CN 31 - 1673 / I
邮局发行代号 4—543
定 价 6.50 元



秦文君校园小说





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

秦文君

开心理课的老师说,想要快乐,不妨每天清晨对着自己喊三遍:我很幸福。这种办法也会灵验 鲁智胜说那是一种心理暗示,绝对管用,可他不想想,他这人天生就是快乐小子,即使大考考砸了,他照旧摇头晃脑,一顿吃上四条鸡大腿、七根火腿肠,张潇洒封他为“大食袋”。

我拒绝用那办法。因为明知用了也照样不开心,何必多此一举!我心里另有个声音在顽强地与心理老师顶嘴,它说:我见到的事,不少都是悲伤的,奇怪的,愤怒的……

——刘格诗

这个周五,天气骤然降温。刘格诗不在乎这个,他早早到校,四平八稳地在座位上安顿停当。隔了不多久,学友们一拨一拨地闯进门来。刘格诗逐个观察,发觉他们每个人的穿戴、举止都有些狼狈,慌慌张张中带点窘迫,好像演喜剧小品似的。王小明,她那件厚外套太小,穿着让人联想起紧巴巴的茄克,另外,右肩那儿皱得一团糟,远看就像缀上了一朵布花,估计那衣服是大清早刚翻箱倒柜弄出来的!刘格诗想到此,咧嘴笑笑,忙把视线移开,以免王小明发现他正在“不怀好意”。

“大冷门!大冷门!”张潇洒踱着步子走进教室,说,“你们浑然不知吧 出悲惨的大冷门了!”

这家伙也算一条好汉!他只穿衬衣西装,而且西装像大氅似的敞开,真是宁要风度,不要温度。只是他抗争不过冷风的考验,此刻说话时的嗓音都变了,像有只无形的手捏住了鼻子,满口浓重的后鼻音。

“甚么 出了什么事”鲁智胜起劲地问,“我的名言:故弄玄虚者最无德!”

“查老师病倒了!”张潇洒说,“而且患的是重症!难得吧”

许多同学发出不同的感叹，什么“哇”，什么“噢”，“哼”或是什么“哟”。刘格诗不由暗自好笑，因为教语文的查老师总爱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国文字的确丰富、奥妙、深不可测，即便是区区一个字，照样能传导出微妙的意趣，甚至，淋漓尽致地反映人的内心。查老师一定想不到，此刻，学生们对于他的突然发病，竟然应了他的话，各人的反应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

“哟！”又有人叫了一声，那是张飞飞，她自成一派，抬着下颔，有些惊讶，还说：“查老师到底得的什么重病 烦人，烦人，要死，怎么这时候生病呢！他身患重病，我妈可惨了。万一我中考语文分比预期的低几分，她得多付好几万赞助费呐！”

“哼，别扯那么远！生病又不犯法！”王小明不满地说，“请尊重客观规律！我们还算幸运的，听说一中教初三教得最好的语文老师上星期住院了，病危通知都发了，快要驾崩了！”

“噢！”女生庄静只说这个字，她眉心缓缓聚拢，凝成一个浅浅的愁结。她清秀洁白的脸庞被淡淡的忧郁所笼罩，低垂着头，黯然失色。让刘格诗看了颇为同情。

至于说“哇！”的家伙，代表人物就是张潇洒，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大说查老师早该安息一阵了。他说出的话听上去带点歹毒，像跟查老师有什么私仇。他是读书读腻了，惟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天天滋些事由，乱中泄愤取乐！

“今天总算逃过两节语文课也！”张潇洒说，“初三的休闲贵似金！对，这还意味着少了两堂课的作业！哇！这一阵，明日复明日，作业何其多，苦死我等莘莘学子！”

鲁智胜说：“喂，去办公室那儿打探打探！查老师究意患什么病，他体质一向不坏，在本人记忆中，他从未请过一天病假。”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查老师这瘦身架是健康型，没有任何赘肉，没什么肉肚皮，两

条长腿匀称、健美，臂膀上隆起的肱二头肌可与体育老师黄河媲美，虽然比不上一代武夫，大汉武松，但比起校园内白面书生型的男老师，他也算是一条威风的好汉，肯定没事。

刘格诗注意到庄静那妩媚、美丽的黑眼睛慢慢发亮了。她不经意地用手拂一下柔顺的头发，那举止十分优雅，他喜欢看这样娴静、动人的庄静。

偏偏，张潇洒不肯罢休，拔高嗓音说，平素病恹恹的人反倒不易患重病，死不了，具备抵御疾病的抗体了；倒是像查老师这样以身体硬朗著称的人，往往一得大病就没救了，死不了是侥幸，可常常是一蹶不振，半死不活。

“噢！”庄静的脸色慢慢变得惨白，她用几近哀求的眼神看着张潇洒。

“少，少说晦气话。”刘格诗无法忍受，挺身而出，说，“张潇洒，别拿出你的鬼逻辑！身体强壮的人患病总比病恹恹的人患病强，抵抗力好！再，再说，查老师才三十多岁，还，还是生命力旺盛的中青年！”

“请问，你看不看报纸”张潇洒不依不饶，“每一家报纸都在讨论：为何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发病率高的有急性心肌梗塞、脑溢血……”

“这，这与查老师有何相干！”刘格诗说着“嚯”地站起来，“太，太荒谬，太可笑！”

“你才荒谬可笑呢！”张潇洒不甘示弱，发挥他的伶牙俐齿，“我亲耳听见门卫们在议论，说初三语文教研组长患了绝症！”

此言一出，全班哗然。因为人人皆知，这学期查老师荣升为语文教研组长。

鲁智胜立马说：“你们何不速速去办公室问个究竟 倘若查老师太平无事，张潇洒立即改名，姓荒名谬；如果查老师确实不行了，那刘格诗改名，姓可，名笑。”

张潇洒甩甩头发，说：“无所谓！反正我是代表真理。不过，刘格诗也不必改姓了，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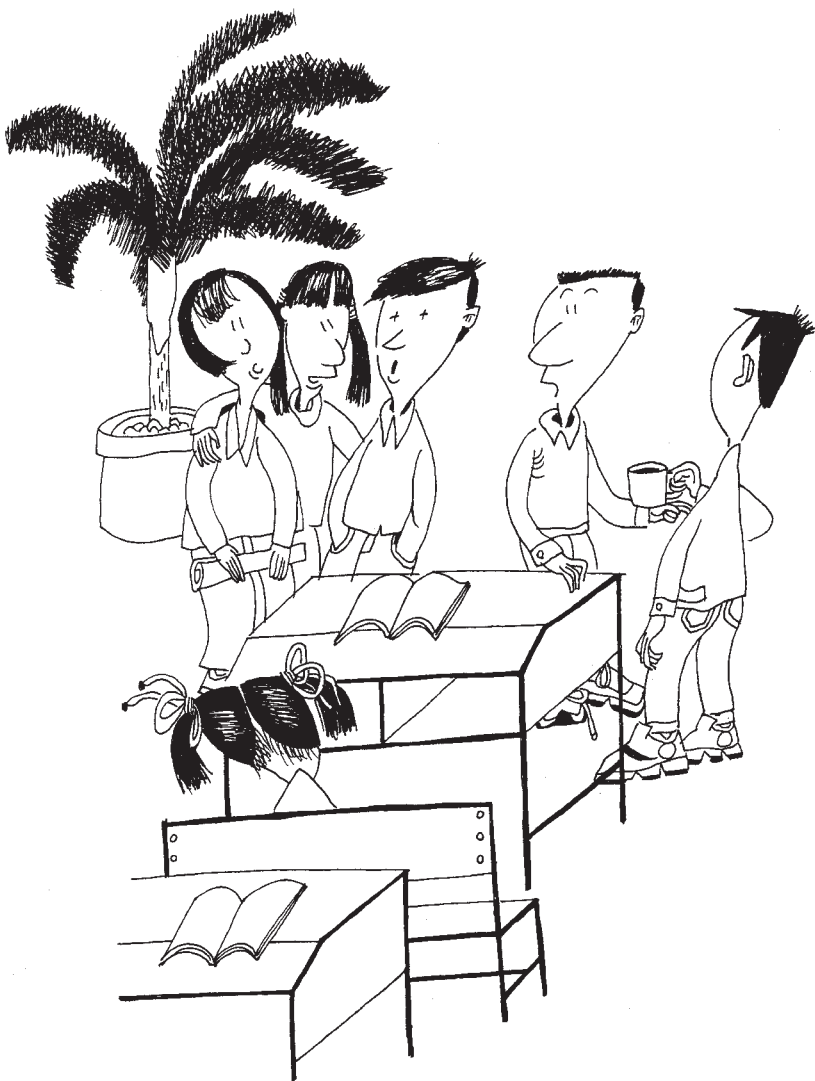
麻烦，就叫刘可笑吧，叫起来琅琅上口呢！”

有人轻笑起来，刘格诗忍不住用眼睛猛瞪他们。真是寒心呐，这拨人中，有几个还是查老师的得意门生，现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他们竟还有心思乱笑。太麻木了，没什么良心。在这所学校中，谁提“良心”，便会遭到耻笑，好像挺老土的，不合时宜，笨头笨脑的。而这些笑的人却不受指责，他们是一群又新潮又聪明的小人！刘格诗懒得与他们理论，只得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想：何苦与这帮孙子一般见识，别降低了爷爷我的身份。

刘格诗伙同张潇洒一前一后地穿过走廊，两人一路默默无语。话不投机半句多，毕竟双方都赌着气，要一决雌雄。刚走到初三语文教研室门口，还没来得及敲门，门突然自动大开了，X班的班主任、精明能干的柳丽娜老师正要往外跨步，一见他们就停住脚，扶着门，眯着眼打量刘格诗。

“你是来找查老师吧”柳老师缓缓地话中有话地问，“他……”

“知道，查老师病倒了！”张潇洒抢过话头，说，“我们不找他，我们



迫切地想知道他的病情，有请您如实相告。”

“病情……这话题……从何谈起”柳老师摊开双手，说话的口气吞吞吐吐。

刘格诗急了，心里一阵燥热，额头上的汗全冒出来，他大声问道：“你说，查老师得的到底是不是绝症”

他话音刚落，就见眼前有人影一闪，眼一抬，不由目瞪口呆：那不是查老师吗！他神采奕奕，挺胸凹肚，站在柳老师身后，微微皱着眉，一开口便声若洪钟：“谁得绝症了！你知‘绝症’的确切含义吗？这是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意使用的词汇吗！”

刘格诗见查老师好好的，不由百感交集，一边恨得用眼光去“杀”张潇洒。见他的大头鬼！查老师健康得像能活到两百岁！张潇洒一时也傻了眼，一下一下愣愣地眨巴着那漂亮的双眼皮，神情活像个痴呆儿！不过，相隔不过数秒钟光景，张潇洒就恢复了

以往的精明，他耸耸肩，低声嘟哝道：“我，我先走一步了！”然后像与这事脱掉了干系似的，弓起背，抽身疾走如飞。这个改名姓荒名谬的、无事生非的家伙！

他张潇洒走得，刘格诗凭什么走不得只是他不想给两位老师留下“溜”的感觉罢了！他礼貌周全地朝查老师和柳老师欠欠身子，说：“对，对不起，这是个……误会！”说罢，提脚便欲走人。

“挺文质彬彬的！呵，请留步！”查老师点着刘格诗，冷冷地说：“我正想找你。莫非你有心灵感应 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主动送上门来，我岂有不欢迎之理 快，进来。”

平心而论，查老师还算有些民主思想，很周到地赐刘格诗一座。但殊不知，刘格诗对这教师们聚首的地方有天生的过敏，一进门就浑身不适，坐下感觉皮带勒得腰里生疼，站起又觉领口过紧，喘气都难。再说，查老师高高地端坐在办公桌后，两只大手往办公桌上一撑，无形之中带着判官的审案的意味。

“知道我为何找你吗”查老师问。

刘格诗摇摇头，讷讷地说：“我，我不习惯去猜老师的心思。您直说多好！”

“好吧，挺爽快，”查老师说，“说一说你每天从家里来学校的路线。”

刘格诗翻翻眼睛，心里以为查老师在调侃他：他走的又不是什么秘密的行军路线，毫无价值，查老师怎会感兴趣！所以，他笑笑，温和地拒绝回答。

“你其实很善于猜出我的心思！”查老师慢悠悠地说，“你不愿回答也没关系，但你总不能否认，你住在四德坊，每天上学，这条弄堂是必经之路。”

“我何必要否定。”刘格诗不快地说，“没意思！”

“你认识四德坊的犬吗”查老师突然问。

“犬”刘格诗无声地笑起来，“您也知道犬 那个小东西总在垃圾箱旁转来转去，对我最友好。我以为只有我才这么称呼它呢！”

“我实话实说吧，犬来了封信，状告你虐待他，打得他头破血流，还拔他头发，敲他牙齿！”查老师说，“怎么能这样滥施暴力呢 刘格诗，我一直认为你非常善良，这事太让我震惊……”

“犬来信告状”刘格诗更是震惊极了，眉毛和头发差点倒竖起来，“犬是一条小狗！”

“别打岔！”查老师严肃地说，“我很失望，可以说极为失望！对待犬这样的孤儿，你不可怜他也就算了，怎么下得了手再去虐待他”

“孤儿”刘格诗叫起来，“你说的犬是一个人 我，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 一分钟前还说认识呢！犬说认识你，连你的大名，以及住在四德坊几号几楼他都写得分毫不差！”查老师语调激烈起来，“你是选择继续否认，还是勇敢地承认错误，尽快地亡羊补牢，给这事画上句号！”

“继续否认！”刘格诗毫不犹豫地吼起来，“永远否认！因为我没干过这事！见什么鬼了！”

“那好吧！”查老师沉下脸说，“不必那么激动！你回教室吧！我将作进一步的调查，等到人证物证俱全，也许就不需要听你承认了。另外，顺便说一声，我的健康状况好极了，非但没患什么绝症，健康得连喷嚏都不曾打过！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处理犬的这一事件。”

查老师的这一番绝情话，像石头似的一块块砸在刘格诗的心上。刘格诗心如刀绞，怅然地跑出教研室。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不明不白地在查老师心目中成了施暴、不诚实、刁钻的坏学生，呵，虐待孤儿，这是一大罪责；怕受到班主任惩罚，便诅咒查老师患绝症，这是第二大罪责。老天，他痛恨做那种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

不仁不义的人，却身不由己，踏进了一个倒运的污水坑，而且越争辩就越陷得深，弄得更脏！

这世界怎么了？患了什么颠三倒四的症结？那乱告状的挨天杀的孤儿犬又是怎么回事？他没准是一条发疯的恶狗的化身，像科幻故事片里的恶犬幽灵似的！太恶毒了，它生生地要把刘格诗也气疯！

刘格诗脸色铁青，走回教室后还愤愤不平，他捏紧拳头砸得课桌咣咣响，坐在他边上的贾里连呼三遍“莫名其妙”！

张潇洒大为紧张，他以为刘格诗在向他表示示威、要复仇。这个姓荒名谬的人是个巧舌如簧但惧怕动武的草包，所以接下来的几次课间，他一听下课铃就急忙奔出教室避难。孰不知，刘格诗此刻大难临头，匀不出心思与他计较。

午休时，张潇洒再次如惊弓之鸟，担惊受怕地躲出去。这个人，荒谬可笑之处就在于他太自作聪明！不过这一次，张潇洒归来时，步履轻松，还哼着曲子，伸出修长的手指点住刘格诗，俨然一个料事如神的高手。

“免费提供你重要情报。”张潇洒说，“刚才我去找过那两个大发议论的门卫了。呵，特此证明，我的耳朵没有过错，的确是初三语文教研组长患了癌症，没几天好活了。”

“还敢胡言乱语！”鲁智胜说，“你这荒谬！以后造谣者也该判刑才对！”

“你才胡言乱语呢！”张潇洒说，“我是仍然站在真理一方！初三语文教研组长的确是奄奄一息了，只不过，他是一中的，不是二中的。”

贾里鄙夷地说：“有人厚颜无耻偷换概念！”

“对呵，有这么说话的吗？”鲁智胜说，“假如我说，张潇洒狂吃狗屎三斤半，你答应吗？”

“没人跟你抢狗屎吃，你凭什么乱咬人呵！”张潇洒恼怒地说，“谁惹你了？”

“没有啊，我说的是另一个傻子张潇洒，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猛吃动物粪便！”鲁智胜拍手大笑。

又有人笑开了怀，反正，那笑声绝无刘格诗的份。那莫须有的罪责搅得他心乱如麻，思维飞出老远：犬果有其人，那孤儿小孩为何要诬陷一个与其素昧平生的人？查老师能将此事调查得水落石出？看查老师怒不可遏的样子，满腹情绪是难免的，他还能秉公办事吗？更糟糕的是，查老师是否会与老爸联络？一旦他找老爸，那就坏了！老爸刘谨礼和鲁智胜的老爸鲁小民不同，人家爱子如命，而他另有一恭。他的特点是遇这类事宁信儿子劣迹斑斑，勿信儿子清白无辜。还说严厉些，防着些总比纵容些，袒护些要强百倍。幸亏，他只做了个戏院经理，要是当上法官，不知要判出多少冤枉官司！

放学后，刘格诗仍在教室里流连忘返，并非他留恋这方寸之地，按他的心愿，早该退学或转学了，他心底一直存有排斥这个学校的情结，诸事不顺时，那想法像浓雾一样缭绕心头；当一切顺当时，心里出了太阳，那雾气就吹散些许。此刻赖着不走，是盼望出现奇迹——查老师大踏步走进教室，高声说一声：“呵，让刘格诗受委屈了，一切都是误会！”如果那种场合他错过了，该遗憾两辈子！

可惜，愿望再美好总归只是愿望，它属于人心里产生的念头，就连人心本身也是浮动不定的，而且往往高高在上，而现实却永远像是钉在实地上的，并不会因为愿望的召唤而改变规则。

刘格诗正暗自长吁短叹，忽听教室外有人甜甜地喊了一声：“哥哥！”

“伊妹儿来了！”张潇洒叫道，他故意把妹妹叫成“伊妹儿”。

果真是表妹詹萍萍。詹萍萍是本校初一年级最出挑的女生，她发育得早，出落得亭亭玉立，如一朵荷花，身高都一米六二了，正齐刘格诗的鼻尖处。每次她来找刘格诗，张



潇洒都要殷勤地搭讪几句。此刻他所流露的打量萍萍的那种眼光，令刘格诗想骂他一声“色鬼”。在刘格诗眼里，萍萍是个好小好小的小人精，不比一般的女生。他非常宠爱她，对她几乎是有求必应，每次他得了什么稀奇的文具，都舍不得用掉，留下点攒够了一起送她，就图听她欢天喜地地叫一声：“哥哥！”

刘格诗不敢怠慢，连忙强打精神奔出教室，他怎么能让萍萍看到她崇拜的哥哥满腹愁苦的心事，一副败兵的倒运模样。他抬高声调，问：“还，还不回家。”

萍萍环视一下左右，扯扯他的袖子，悄声说：“哥哥，你要小心些！初三（8）班的柳老师跟我们班主任特别要好，刚才我听她们在议论你的事。”

“我有什么事？”刘格诗哈哈一笑，“不许轻信传言。”

“她们说你虐待一个孤儿！”萍萍眼睛直直地盯住他，说，“如果查出来确有此事，学校会给你记大过的！说不定连升重点高中都有问题！”

“可我没干过这事！”刘格诗耸耸肩，任凭心里乱打鼓，也不在萍萍面前露出半点怯色，“放心，我没事！肯定是搞错了，百，百分之一百！”

“那就好！”萍萍舒了口气，说，“听说那孤儿一共控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大才子陈应达！”

“哦！”刘格诗心里松了一口气，暗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他曾读过一篇文章，说人在危难之中特别需要伙伴，需要集体主义。呵，他现在大大地需要陈应达加盟！这事只要有陈应达夹在其中，那就好办了，陈应达是何等人物，他总能拿出澄清一切的计策。

刘格诗急忙辞别萍萍，飞速地骑着车，一路搜寻陈应达的踪迹，可这陈应达是乘专车走的，溜得可神速着呢！这大才子都念初三了，上学、放学仍由其父陈医师专车接送，

虽然，所谓的专车只是一辆半旧的助动车，但车夫不同寻常，别看他衣着寒酸，貌似穷苦的专职车夫，但人家是这一带最好的光明医院的主任医生，声名相当显赫。

追进四德坊，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刘格诗才知陈应达早已安抵府上，那辆专车静静地停靠在大门边。刘格诗停了车，走上二楼，急不可待地去按陈家的音乐门铃。音乐门铃不停地唱歌，可是里面没人应声，只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类似棉织物用力磨擦的怪声音，还有轻微的喘气声，刘格诗只能按几下门铃，停一会，再按，差不多干等了半个世纪了，才发现门上安着的猫眼那儿发出古怪的声音，他带着火气，一巴掌捂住那猫眼。立马，就听有个女人的声音在里面恐慌地问：“小诗，你到底想干什么。”

“果然是通过猫眼在监视我！”刘格诗想着，拉开嗓子说：“陈应达妈妈，我找陈应达。”

“找他干什么？有事跟我说，他正忙着用功呢！”她说。

陈应达妈妈拉开门栓，把门打开两三寸的口子，套着的一截保险链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她干吗像防大盗似的！陈应达妈妈在光明医院只是一个护士，名义上归陈应达的爸爸陈医师管辖，但实际上，不论在哪里，她都是一个称霸的人物。她矮墩墩的，大脸盘、大嘴、大眼睛，看上去像老在瞪人，反正很威严，也很泼辣。听说她不仅在单位里蛮不讲理，欺负像刘格诗妈妈这样老实的同事，还敢动手殴打自己的丈夫呢！

“这，这事只能当面谈！”刘格诗摇摇头反感地说，“关系到陈应达的名誉！”

“什么事？是不是又有女孩子纠缠我儿子？现在的丫头们，资格老呢！”陈应达妈妈说，“我儿子正在做电脑网页，谁都不能打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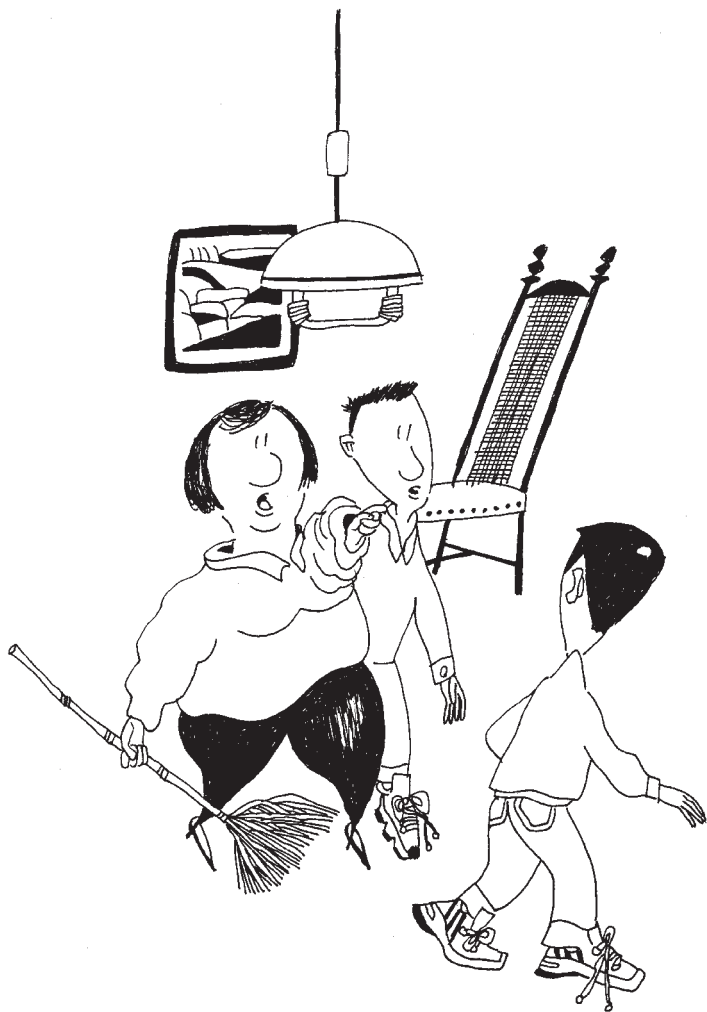
“那，那就算了。”刘格诗说，“我，我也忙，忙得很！”

最后，还是陈应达的妈妈做了让步。听邻居议论，这个凶蛮的人，惟一的美德是爱儿子，但这美德二字仍然得加上引号，因为她是溺爱。所谓溺爱，它的标准之一就是这种爱法让旁人看着肉麻。

陈应达趿着皮拖鞋、端着可乐、嘴里嚼着口香糖跑到门口接见刘格诗，这是个新潮的大才子，苦读中照样保持魅力，讲究潇洒。刘格诗见陈应达的妈妈不离左右，只能含糊其辞，用眼神、手势以及半明不白的暗语讲叙了有个孤儿状告他俩的事。

“我知道此事。”陈应达淡淡地说，“已解决了。我对查老师说，本人不认识这个孤儿，也根本腾不出精力去跟一个不相干的小孩厮打。再说，我回来都是坐我老爸的车。查老师已默认了我的这种说法。”

“那么我呢？”刘格诗急切地说，“我也不认得这个孤儿！查老师没提起我吧？你总该为我开脱几句吧！”



“他好像说起过。”陈应达沉吟了几秒钟说，“我不喜欢敷衍人。告诉你，我只能保证自己没做这回事，永远不能保证你没做这事！尽管，你可能是冤枉的！”

“你好冷漠！”刘格诗火冒冒地说，“你明知我不是那号人，却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肯说。太，太不够意思了。我真，真该……真该毙了你！”

这时，站在一旁的陈应达的妈妈一把拉过她的宝贝儿子，大叫起来：“你要行凶呵！你这没爹娘教养的小强盗！我早知你不是好东西！你再敢威胁我儿子，我就报警！”

刘格诗只得缩起脖子，灰溜溜地走人，他才不想招惹这个悍妇呢。他说的这句“真该毙了你”是学校风行的话，在学生之间几乎是常用语，可以特指愤懑、不平等情绪。而到了陈应达妈妈那儿，彻底行不通了，她竟然要报警！只能自认倒霉吧，他刘格诗再没出息，再倒运，也不能去跟同学的母亲吵架，太有失风度了。但陈应达的那种冷漠、自私的处事态度，确实深深地伤透刘格诗的心，他们毕竟有过交情，一块长大的！唉，人家不念旧情！这世界是否因为有人心肠硬如铁，便导致另一些心肠软的人寒了心，也变成硬心肠的人了呢！

刘格诗骑上车，哐当哐当飞快地驰出四德坊。偌大的世界，哪里是他可能倾诉内心苦闷的地方呢！刘格诗如是一想，鼻子竟微微发酸。不过，他讨厌像鲁智胜似的，泪腺发达，一冲动就会“嘀嗒”“嘀嗒”，标准的男子汉大豆腐！再说，哭泣又有屁用，有这份精神哭鼻子，还不如大刀阔斧去闯出一条路

来!

一阵强劲的夜风迎面袭来,刘格诗感觉车把都吹得歪斜过去,他一时性起,卯足了劲,顶着风一阵猛骑,非要扳回那股劲来!就这么,他负气前行,迎着风驰骋,不知骑了多久,只知道路越来越荒僻,离家越来越远。待到夜风缓和下来时,他抬起手腕一看:七点了。现在,真是有家难回!老爸对他的晚归肯定不肯善罢甘休;再说,二楼的陈应达妈妈,也许会冲上楼去大告刁状!还有,查老师那边是否已与老爸热线联络过呢?另外,他刘格诗的一番好意在查老师眼里却是一个阴险的大连贯!恼心的还有那可笑的事情成堆的学校生活;没完没了的大叠作业,同学间的冷漠;考不上重点高中的惶恐,等等,等等……

怎么天下种种烦心的事全纠集在刘格诗身上了!这不公平!他暗忖,还不如顺着这条寂静的无人打扰的大道一直往前骑呢,他一边骑,一边沉迷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做一个对那些烦恼置若罔闻的人!呵,骑到一个无人认识他的陌生世界,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理想的生活吧!

可惜,在这决定去留的关键时刻,他的肚子颇为不争气,竟然咕咕乱叫。那种不绝于耳的小噪音,在这寂寥的夜空下,变成仅供他个人独自倾听的小夜曲。刘格诗处在生长期,不怎么怕寒冷,也不在乎炎热,最受不了的是饥饿,那成了他致命的脆弱!他停下车,翻遍书包,怎么也找不到装银两的钱包。老天,他把它忘在家里了!

他趑趄回来,慢慢地骑着车,漫无目的地东南西北,胡乱地兜着圈子,不知怎么个鬼使神差,竟骑车来到一家门口放满花篮的新开张的美食城门外。说实话,那儿的空气都带着葱蒜喷香的辛味。他推着车,悄悄咽着口水,像贪婪的狼似的盯住挂在橱窗内的一只只肥肥的烧鹅,一挂一挂的烤肉。饱了眼福却反而加倍虐待了肠胃,真是饥肠辘辘

呵,饿得膝盖都发软了!说实话,他都恨不能砸了那玻璃撕开只烧鹅大食一番呢!

他绝不会在陷入困境之时乖乖地打道回府。那样,他会被自己嘲笑一辈子!他坐在美食城门外的石阶上,只感觉阵阵饥饿袭来,饿得昏头昏脑,都产生眩晕感了。那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当年想必晕得更厉害,都神智不清了!他这么一想,心里涌出些悲壮。他抬头看天,有一颗星特别醒目,它是后明星,地理课上被叫作金星,它静静地无言地俯视他,似乎带点祝福呢!这是个好兆头:祝他不饿死!正想着,奇迹来了,他见有个人从美食城里走出来,对着他叫了声:“噢!”

刘格诗定睛细看,只见那是初三(8)班的女生简亚平,那女生是个假小子,从未流露任何少女美姿,穿得拖泥带水,说话、办事都粗犷、野气,爱与男生称兄道弟,听说她还有打群架的劣迹。张潇洒给她起过绰号,好像叫“中国女猿人”。

“你怎么像傻瓜似的坐在这儿”简亚平说,“喂,看见有个小孩从这儿走过吗?”

“至少看,看见十个了!”刘格诗没好气地说,“傻瓜都知道,中国有三亿儿童……”

“小心眼!拜托你少说几句!我是找一个穿得很破烂的小孩。”简亚平说,“头发稀稀拉拉的。这个小王八蛋,是我的仇人。”

刘格诗摇摇头,茫然地站起身,就在这当儿,他瞥见这家美食城对面的那条非常眼熟的小街了,呵,他发现那便是国兴巷!

刘格诗心里一热,仰面眺望那颗最亮的星,软塌塌的腿顿时有了劲道。他蓄足力气,雄赳赳地骑上车,径自朝国兴巷冲刺。

国兴巷里住着刘格诗年迈的奶奶。奶奶是个非常仁厚、慈祥的老太太,可不知怎的,她和刘格诗的妈妈合不拢,婆媳之间的裂痕深得几十年都未愈合。刘格诗一直为此心生遗憾:世上两个最爱他的好人,彼此之间却不友好,让他挤在这两位女性长辈之间左右

为难!

国兴巷称得上是一条真正的陋巷,巷里鳞次栉比的全是砖木结构的旧房子,而且相互门挨着门;违章搭建的厨房挤挤歪歪的。这一带的人口密度高得很,十分嘈杂。破得开膛的水泥地面上油腻腻的,不时有阴沟里的臭气冒出来。一眼就能看出这儿是穷人居住的区域。早几年就传说这儿快拆迁了,可几年过去了,它还在,而且更衰败,活灵活现的一个贫民窟!刘格诗奶奶家的砖房在附近一带还算是鹤立鸡群。远远望去,一上一下的小楼真有点像结实的碉堡呢。可是,那里面何以黑漆漆的一片,半点亮光也没有

刘格诗下车推行了几步,站在窗下驻足不前:难道奶奶不在 黑灯瞎火的夜晚她可能去哪里呢

突然,房里有亮光闪了闪,又倏地暗下去,似乎是微弱的火苗跳动几下又被黑暗吞没了。刘格诗隔了一米远伸手够着门,砰砰地拍门。使劲地擂了半天,终于,听到奶奶在大声问话:“是谁呵”

“是我!”刘格诗用吵架似的大嗓门说话,奶奶差不多是个半聋子,不那样,她还以为没人答话,“我是小诗!”

奶奶“哦哦”地叫着,跑来开门,她把刘格诗迎进黑乎乎的房间,随后“嚓”地划亮一根火柴,用一只手护着,另一只手巍巍颤颤地举起来照他的脸。凭着那朵细小而灿烂的火花,刘格诗看到镌刻在奶奶额上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他心一沉,伤心地想 奶奶为何要老得那么快!

火柴发出的光芒很快就暗淡下去,燃尽的火星落了地。奶奶在黑暗里朗声笑道:“小诗,你怎么长胡子了呢”

刘格诗不好意思地笑笑,凑到奶奶耳边,大声问:“奶奶,你为什么不开灯呢”

“电表爆了!”奶奶无声地笑笑,说,“这一带线路太旧了,承受不了那么多人家的用电量,三天两头断保险丝!”

“为什么不赶紧找里弄的电工来修呀”

刘格诗说,“总不能靠划火柴照亮呵!”

“明天白天再找吧。”奶奶小着嗓子像喃喃自语地说,“这时候,电工要跟家人团聚,他孩子有病呵!再说,我已习惯坐在暗处了。这屋子,我闭着眼睛也能生活,我住了六十年了!刚才划火柴是要照一照都几点钟了。小诗,你饿不”

刘格诗不答腔,跑到门后去摆弄那旧电表。奶奶急了,颠巴颠巴跑过来,隔一小会就划一根火柴给孙儿照亮,一边说:“小心电呵!小心呵!电要咬人的!”

这时候,刘格诗真祈望自己能多有两下子,有一双能神速地弄亮电灯的巧手,以免让奶奶揪着心,眼巴巴地守望着。满头白发的奶奶坚持着一根连一根地点亮火柴,胳膊尽力往上举着,有几次,火柴烧疼了她的手指头,她情不自禁地抽着冷气。

老天有眼!刘格诗好歹凭着物理课上学过的小原理,把奶奶家的电灯弄亮了。奶奶欢喜地踮起脚尖,摸了摸他的后脑勺。这时候,刘格诗心花怒放,心里不由泛起一丁点儿对学校的似有似无的温情。

奶奶在照亮的灯光下忙碌开来,一样一样地把她东藏西放的好吃东西搬上桌子,有花生酥、绿豆糕,还有鱼松、薄荷饼、蛋卷、桔红糕、盐水桃仁,还有桂花糯米甜粥,奶奶数着端上来的盘子:“一、二、四、五……”

“奶奶,漏数‘三’了。”刘格诗提醒说。

“呵,呵,我在心里数着‘三’呢!”奶奶不好意思地搪塞过去,重新用手指点着盘子沿郑重地数起来:“一、二、三、四、五……”

刘格诗默不作声。奶奶确实是老得有点糊涂了,她说要到厨房去拿刀切开薄荷饼,结果连去了三趟,全空手而归,原因是走到那里她就忘了为何要去厨房了。最后一次,她一边用手掌做着切菜的动作,一边走到厨房,总算把刀带过来了。

祖孙俩好久没这么在温馨的灯光下共

进晚餐了，刘格诗很珍惜，感觉像回到了童年。那时，他经常能待在奶奶身边，吃奶奶留的零食，听奶奶说说家常话。而现在，他忙得与奶奶疏远了！他说：“奶奶，您这儿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呵！呵！我天天备着呢。就怕你们哪天突然来了，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呵！”

刘格诗不说话了，心里觉得有点辜负了奶奶。他捧起碗一口气喝下四碗甜香馥郁的桂花糯米粥，另外，这个饼，那种糕，他也敞开肚皮狂食一通，没半点谦虚。

奶奶笑咪咪地注视着狼吞虎咽的孙儿，她的脸庞因为欣喜而渐渐红润起来。奶奶原本就该算是刘家门里最漂亮的人，长得异常端庄秀丽，五官无可挑剔。刘格诗想：可惜爸爸刘谨礼没有接好遗传方面的接力棒，眉眼上有点与奶奶神似，但加了两道扫帚眉，大煞风景。再到他刘格诗这一代，长相方面的优势全无。幸亏奶奶肚量大，否则会大大地伤心的。

“小诗！”奶奶开腔道，“吃饱了 现在谈吧，你为什么放学没回家”

也许，老爸已来此地通缉过逃犯了 刘格诗胡思乱想着：否则，七老八十的奶奶怎会问得这般直截了当！

“我猜，你是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了！”奶奶体谅地说，“我孙儿是个敦厚、正派的孩子，心地太干净了，非常优秀，而在我孙儿的周围，什么污糟糟的东西都有，所以我孙儿常常会失望，心里难受，觉得不公平！对不对”

刘格诗大惊：好明智的奶奶！再说，除了奶奶，刘格诗还没被人这么夸过呢。他抽抽鼻子，说：“是挺没劲的。倒霉的事总是轮上我，让我心里堵着一口恶气。”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你要争气，人活着就是争这口气，你耐心看，把那些事的缘由统统找出来，那样你就大有长进了，不但气争回来了，人也豁达了，明事理了。你想

放弃 不能够呵，放弃就是偷懒，偷懒和偷东西一样讨嫌，它们一个是害人，另一个是害己。”

“奶奶，您别，别说了。”刘格诗大声说，“我已经伤透心了，我决定改变这倒运的一切，所以我要出走！”

“奶奶不听！不听！”奶奶脸色严峻地说，“你能改变这一切，是的，一百个能！走到哪儿你也还在这个世上！也照样有不顺心，有悲伤。小小年纪出走，引出的后果会让你后悔的！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这些事呢孙儿呵！奶奶老得不行了，心里也悲伤。你看，奶奶不富有，耳朵也不好使，记性也坏了，还有一身的病！可我不愿悲伤，常常觉得自己蛮幸运呢，奶奶这么想：比起那些夭折的人，那些同龄的已死去的亲友，我多好啊。他们待在冰冷的墓穴里，什么都干不了，我不一样，还能跟孙儿促膝谈心；还有时间回忆往事；还可以做想做的有益于他人的事。这么一想，我就不悲伤了！”

“奶奶！”刘格诗由衷地说，“您很了不起，可是我，我不一样啦！”

“谁都能了不起！”奶奶说，“你也能！你没发现吗 悲伤就像坏天气，总会过去的，长久不了。真的，你试着看吧，只要你有耐心！”

这时，电话铃骤响，奶奶侧耳听到了动静，踉踉跄跄地跑去接电话。刘格诗的心霎时间吊得老高：八成是老爸的通缉电话！他支楞着脊背，屏声敛气，惟恐突然打个大喷嚏，露出破绽！

“哦！我很好！别惦着，呵，今天和昨天一样好，天天都好！”奶奶在电话里镇定而平和地说，“问你媳妇和小诗好！”

挂断电话后，奶奶对住刘格诗狡黠地一笑，说：“是你爸！我没对他说穿！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刘格诗咧开嘴傻笑笑。奶奶令他刮目相看！他抬头看看墙上挂的那幅奶奶少女时的照片，嘻，当年她的神情也是如此。照片上的



少女明眸皓齿，但明知她就是当今的奶奶，所以，他从未把它当成一般的少女的照片来欣赏过。

“你可以留在这儿想，也可以回家去想。”奶奶说，“反正，好好想周全了再做决定也不晚！没跟别人说要出走吧？那好，还能改主意！”

刘格诗一声不吭，起身瓮声瓮气地与奶奶道别。真的，奶奶的话使他增添了许多底气，他从未想到，一个足不出户、耳背眼花的奶奶还能给年轻力壮的他指点迷津！

他眶当眶当地骑车出了国兴巷，对着前面霓虹灯闪烁的美食城又开始犯起了疑

惑：刘格诗到了分水岭，左边是回家的路，另一边是去流浪的路，只要他车把一弯，就是截然相反的去向呵！

几乎在此同时，他看到有个小孩坐在美食城的台阶上呜呜地哭，那儿正是刘格诗刚才失魂落魄饿断肠的地方！

一阵夜风又将那小孩嘶哑的哭声吹近来，搅得刘格诗大动恻隐之情：莫非，还有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小孩吗？

他骑车直抵台阶，跨下一条腿作为支

点，问：“小孩，你为什么啼，啼哭？”

那小男孩看样子十岁光景，精瘦精瘦的，穿得很邋遢，头发留得长长的，不男不女的。听到问话，他理都不理，照旧哭他的。

“好大的架，架子！”刘格诗抬起下巴，说，“快说出原因吧，不会叫你吃亏的！我会帮你的忙！没，没看出来吗？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

那男孩这才用手背轮番擦着泪水，沙哑着嗓子说：“有个恶魔天天欺负我，打得我头破血流，拔我头发，敲我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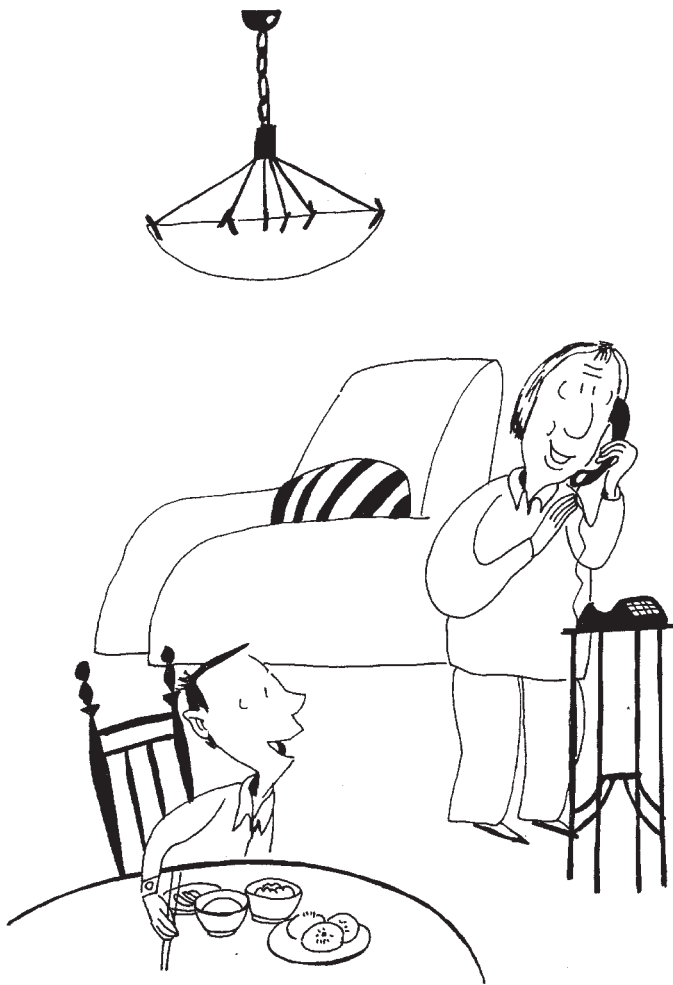
“慢着，慢着！”刘格诗腾出一手使劲揉

揉太阳穴，诧异地问：“打得你头破血流，拔你头发敲你牙齿，这话真是似曾相识！快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孩机灵地站起来，朝后退着，说：“我叫犬呵，你，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犬，我找的就是你了！”刘格诗伸手一把扭住他，说，“我是刘格诗，住四德坊的，忘了，你凭啥敢乱告刁状……”

“啊！救命！”那小孩原地跳着脚尖声叫起来，他胡乱挣扎着，活像一条落网的鱼！刘



格诗怕扭伤了小孩的胳膊，只能换成攥牢犬的袖笼不松手。偏巧自行车又在此时通的一声倒在地上，使得刘格诗打了个趔趄，歪在台阶上，他刚一松手，那个叫犬的小无赖便一溜烟地逃进了美食城。刘格诗岂肯罢休，锁上了车子，然后一鼓作气追进美食城。可是刚进门，他便退了出来：彻底没戏，因为那美食城的后门洞开着，且朝着另一条街，那个犬自然是早就没了影子。刘格诗犟脾气发作，骑着车很不死心地沿着那一带穷找一气，直到腿肚子发胀，才不得不作罢。

此刻，刘格诗毫不犹豫地骑着车往家的方向走，他想定，得留在原有的生活里，至少，先得破开有关犬来告状的悬案。何况，也许正如奶奶所说，若是慢慢地能找到这件事的缘由，或许他就有所长进了。谁知道呢，不妨试试吧！

这个叫刘格诗的少年在夜风中骑车回到四德坊，他不慌不忙地停下车，仰起脸看着灯火通明的自家的窗口，心里没有一丝恐慌：人到了这个份上，早攻克了犹豫，灭掉了悲伤，反而无畏了：既然这是他惟一该去的地方，还有何可患得患失！

他上了楼，用钥匙打开门，推门而进，猛吸一口气，高声大气地说：“我承认的确回来太晚了，但希望你们什么也别问！”

可是，客厅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死水般的沉默。他又去卧房找父母，可哪有！桌上，留着妈妈写下的一张纸条：

小诗，你去了哪里 刚才，奶奶的邻居来电，说奶奶病危，刚急救到光明医院。你若看到这张纸条，速来医院。

老天，怎么可能！奶奶方才还好好的，独自坐在黑暗里划火柴，然后又陪他一块大吃甜点心呢！刘格诗简直怀疑这又是个颠三倒四的误会！可是，他记着奶奶的话哩，世上没有无缘由的事，所以就想：豁出去了，去医院走一趟，看看这事有什么荒谬的缘由！

他骑车出门。恰巧，四德坊里开进一辆

救护车，呜塔呜塔，那喇叭声跟哭似的。刘格诗心头一紧，抬头看看夜空，那颗最亮的星居然消失了。天幕中不见了它，显得格外清冷。

刘格诗匆匆赶至医院，瞧见爸爸妈妈果真都在抢救室门口等着，他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老爸刘谨礼心神不定地在那儿来回踱步，见了刘格诗，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继续踱步。刘格诗不予理会，忙把妈妈拉到一边，说：“奶奶不要紧吧”

“是脑溢血！”妈妈忧心忡忡地说，“小诗，你来了就好。奶奶最爱你，她一醒来会想见你的！”

“给我钱！”刘格诗喊起来，“妈妈，你快给我钱！”

妈妈看看他，没言声，顺从地将钱包掏出来交给他。

刘格诗大步流星地飞奔而去，一头扎进医院门口的小食品店，对店员说：“快！买东西！凡是老人爱吃的都来一些！”

他提着沉沉的一大袋子吃食返回医院，满心想的是，当奶奶苏醒过来时，睁眼看到亲人们都守护着她，准备了待客的美食款待她，她一定会快活无比！平日总是她独自备上好吃的，守在旧房子里固执地等他们归去。而今天恰恰相反。刘格诗沉浸在感动中，想，奶奶会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梦吗

他走近了抢救室，看见老爸仍在踱步，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像鞠躬躬还没有直起身子来。妈妈则在悄悄地哭泣。刘格诗走过去，腾出一只手扶住妈，劝道：“妈妈，你怎么了 别在大庭广众中哭！”

“我和你奶奶一直不和。”妈妈抽泣着说，“可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盼望她老人家好好地活着！”

“妈，擦擦眼泪！奶奶要是听到这话，她会高，高兴的！”刘格诗感慨地说，“告，告诉你，奶奶她从来不说你的坏话，她总说，是她的脾气太倔了，不讨人喜欢！妈，你同奶奶和

好算了!”

妈妈的哭声更响了,依着刘格诗泣不成声地说:“小诗,你还不知道……奶奶已经去了,她……没有了!”

夜深人静,刘格诗仍在医院的硬凳子上坐着。他相信奶奶虽然死了,但灵魂还没离开,他得在这儿陪奶奶一会,免得她在陌生的医院里孤独!刘格诗没有掉眼泪,一滴都没有,他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是真正的悲痛。悲伤让他将眼泪冷冷地揣在怀里,重重地驮在肩上;渗进血液中痛楚着,让他止不住一阵阵痉挛,脖子发软。他怕那是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世上最爱他的人从此撒手而去,不管他了!

几小时前,奶奶还谈笑风生地说起,悲伤这件事不会长久,它像坏天气。果真如此吗 奶奶劝他凡事要想周全后再作选择,劝

他要探究一切事情的缘由。而她的这些话如今却成了遗言!如果时光会倒流,刘格诗怎么也会留在奶奶身边。有他陪伴,或许这些不测与不幸就会晚一些来,更晚一些来!

天慢慢亮了,天边一片朦胧。刘格诗走出医院,抬头寻找那颗他认准的星,它复出了,温和得像奶奶的眼睛。现在,它也成了他的亲人,除了他和它,这大千世界里,没人知晓曾有过的一场夭折的少年出走案。另外,也没人知道,刘格诗多么害怕心底的悲伤会走掉,会消失,因为那悲伤和奶奶的音容笑貌紧紧相连着,它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真实的心,他不愿失却它……

本文节选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

插图 王 俭

欢迎购阅 《青春有约·成长小说系列》

为迎接《巨人》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复刊十周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巨人编辑部编辑的新的一辑“巨人”丛书:《青春有约·成长小说系列》共8种,已经或即将在各地书店和本社门市部与青少年读者见面。本辑丛书荟萃了国内知名作家以“成长”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力作,能给成长中的青少年读者以心灵的共鸣,人生的启迪与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

《青春有约·成长小说系列》共包括以下8种:

- | | |
|-------------------------|------|
| 《长发飘零的日子》彭学军著 | 14 元 |
| 《我的经历和你的故事》常新港著 | 13 元 |
| 《你不知我在想什么》玉 清著 | 12 元 |
|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薛 涛著 | 14 元 |
| 《飞越青春的鸟儿》饶雪漫著 | 14 元 |
| 《男孩的心情女孩的歌》任大星著 | 11 元 |
| 《当你跃入太阳的运行轨道》沈石溪著 | 13 元 |
| 《闯入我生命的青春阳光》朱效文著 | 13 元 |

巨人编辑部

蔡蓓磊同学,如果在一般书店买不到《青春的螺旋》,可以到少年儿童出版社门市部或巨人编辑部来买。

朱效文



《巨人》网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